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六

太宗諸子

恒山王承乾　楚王寬　吳王恪子成王千里孫信安王禕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惲　越王貞子琅邪王冲

紀王慎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楊妃生吳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貞江王囂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蔣王惲後宫生楚王寛代王簡

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為皇太子時

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宫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辯給智足飾非羣臣拜荅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為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

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

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輙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翦綵為舞衣尋橦

跳劍晝夜不絶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頴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頴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黄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為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侈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為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殺魏王泰不尅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

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命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𤣥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為庶人徙黔州元昌

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宮僚左庶子張玄素右
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中書舍人蕭鈞並以材選用承
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
徙所太宗為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二子象厥象官至
懷州別駕厥至鄂州別駕象子適之別有傳
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
觀初追封無後國除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

督以年幼不之官十年又徙封吳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克固盤石永保維城外為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勗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翫恐益驕奢故誡此一言以為庭訓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稱其類

已既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絶衆望海內冤之有子四人仁瑋琨璄並流于嶺表尋追封恪為鬱林王并為立廟又封仁為鬱林縣侯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千里天授後歷唐廬許衛蒲五州刺史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戮惟千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事故則天朝竟免禍長安三年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將軍中興初進

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其
父為司空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畧安撫大使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
十人斫右延明門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
太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仍籍沒其家改姓蝮氏睿
宗即位詔曰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保國安人
克成忠義願除兇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沒良深痛悼宜
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琨早卒中興初

追封朗陵王子袨本名褕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祕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薨琨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歷中嶺南獠反勑琨為招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禕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吳王璄中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琨子禕禕少有志尚事母甚謹撫弟祇等以友愛稱景龍

四年為太子僕兼徐州別駕加銀青光禄大夫少繼江王嗣後封為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為德蔡衢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濮等州刺史政號清嚴人吏畏而服之漸見委任入為光禄卿遷將作大匠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尋遷禮部尚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先是石堡城為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勑禕與

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尅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為吐蕃所惜今總兵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吾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為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地千餘里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

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𤣥宗遣忠王為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為副王既不行禕率戸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兼關内支度營田等使兼採訪處置使仍與二子官禕既有勲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為當時所歎二十二年遷兵部尚書入為朔方節度大使久之坐事出為衢州刺史俄歴滑懐二州刺

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少師制出病薨年八十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禕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命三子峘嶧峴皆至達官別有傳祇神龍中封爲嗣吳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十四載爲東平太守安祿山反率衆渡河兇威甚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祇起兵勤王玄宗壯之十五載二月授祇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

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本官如故五月詔以為太僕卿遣御史大夫虢王巨代之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以繼衛懐王霸後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年兼領左武候大都督並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七年轉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遥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

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為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十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俄又每月給泰

料物有踰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遂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武未盡美臣職在諫諍

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宫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

奬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徳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見勑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徳殿此殿在内處所寛閑參奉往來極為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宫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與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

聽覽追深戰慄太宗並納其言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黄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文武羣官各有附託自為朋黨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為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十七年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

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内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乃幽泰於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魏王泰朕

之愛子寔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重
爵位踰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誡自構驕僭之咎惑讒諛
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纒痾恙潛有代
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奪泰亦日增猜阻
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
内分為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釁兩從廢
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
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

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為永制尋改封泰為順陽王徙居均州之鄖鄉縣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即位為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于鄖鄉年三十有五贈太尉雍州牧謚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

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十二年為國子祭酒同正員以王守一妹壻貶邵州别駕移鄧州別駕後復其爵

庶人祐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累轉幽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劍士初太宗以

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虧違皆遣聞奏而祐溺情羣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為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為祐長史以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顔切諫有昝君謩梁猛彪者並以善騎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幷獲罪謂祐曰王帝之愛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訓若能

飭躬行過萬紀請入言之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既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勑書誥誡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為賣已意甚不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出所有鷹犬並令觧放又斥出君謩猛彪不許與祐相見祐及君謩以此銜怒謀殺萬紀會事洩萬紀悉收繫獄而發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并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

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殺之既殺萬紀君謩等勸祐起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已上偽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驅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東王拓西王之號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感便道發兵討之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愛信弘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吾常誡汝勿近小人正為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

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爲梟爲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盤石之親爲尋戈之釁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爲國讐萬紀存爲忠烈死不妨義汝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彼則嘉聲不隤爾則惡跡無窮吾聞鄭叔漢戾並爲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爲之吾所以上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何云太宗題書畢爲之灑泣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

青淄等數州兵並不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或勸祐虜城中子女走入豆子䴚為盜計未決而兵曹杜行敏謀將執祐兵士多願從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五人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圍之謂祐曰昔為帝子今乃國賊行敏為國討賊更無所顧王不速降當為煨燼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黨悉伏誅行敏送祐至京師賜死於内省貶為庶人國除尋以國　公禮葬之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鐫鍊可為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為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愔在州數遊獵不避禾稼深為百姓所怨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捶之永徽元年為御史大夫李乾

祐所効髙宗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慼同憂爲家爲國蜀王畋獵無度侵擾黎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歴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踵惜爲法司所効朕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爲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愔爲黄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爲

庶人徙居巴州尋改為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其爵土贈益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悼封子璠為嗣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朗陵王瑒子榆為嗣蜀王

蔣王惲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郯王八年授洛州刺史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為

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
詣闕誣告惲謀反惶懼自殺贈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
昭陵子煒嗣歷沂州刺史垂拱中為則天所害子銑早
卒神龍初封銑子紹宗為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
禄大夫開元初為太子家令同正員卒子欽福嗣為率
更令同正員天寶初削官於錦州安置十二載為南郡
長史同正惲子煌蔡國公煌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
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

祿山奏為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惲子休道道子琚本名思順中興封嗣趙王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

八百戸十七年轉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戸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轉相州刺史貞少善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自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黃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博州刺史瑯琊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

譔作謬書與貞云内人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譔遂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縶王等宜各救拨我也沖在博州又偽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初沖

與諸王連謀及沖先發而莫有應者惟貞以父子之故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沖敗恐懼索鏁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瑯邪王已破魏相數州聚兵至二十萬朝夕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為五營貞自為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為大將軍内營總管趙成美為左中郎將押左營閭弘道為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為郎將

後軍總管王孝志為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蔡州長史常慶禮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廹脅見從本無鬬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總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為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為

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沖屬籍改姓虺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閤入問王安在意欲殺貞以自贖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衛貞曰事既如此豈得受戮辱當須自為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時散捨仗就擒規亦縊其母自殺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于别所麴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

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畋獵內實習武備嘗遊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鑒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神龍初追復爵土與子沖俱復舊姓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佇總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計率兵相應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為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

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
天下聞風莫不響應況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
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捨生取義耶夫為臣子若救
國家則為忠不救則為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為急不可
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壞與公主亦伏誅沖
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
名初沖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攻濟州先取武
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

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沖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焼南門擬乗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廻為北風未至城門焼草巳甚沖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為沖統帥兵仗及沖擊武水玄寂曰瑯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数十而乃却走入博州城為守門者所殺則天命左金吾将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

討沖兵未至沖已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沖起兵凡七
日而敗沖三弟倩封常山公歴常州别駕坐以父兄連
謀伏誅温以告其朋黨得實減死流嶺南尋卒神龍初
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
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
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謚議曰故越王貞往
者顧匡宗社夙懷誅呂之謀廼心王國用擊非劉之議
以玆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請謚曰

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教百代必祀允
敬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粤自
藩國勤于王家弘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漢追
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剋而
忠節居多嗣絶國除年踰二紀眞享淪廢甚為憫焉永
言興繼式脩典冊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
軍蔞國公琳為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為立碑琳尋卒
國除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戸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為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戸永徽元年拜左衛大將軍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為紀越初貞將起事慎不肯同謀及貞敗慎亦下獄臨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

愼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叡遂州別駕襄郡公秀廣化郡公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中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封愼少子鐵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歷德瀛冀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天寶中爲右贊善大夫同正員

江王囂太宗第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六年薨謚曰

殤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

國除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出後隱太

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

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司空幷

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蔣王惲孫思順為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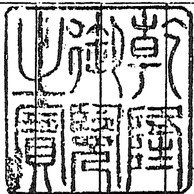
賜實封八百戶尋加滿千戶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
虢蔡蘄三州刺史詔令繼巢刺王元吉後永崇中坐與
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州都督謝祐希旨逼
脅令自殺帝深悼之黔府官僚咸坐免職景雲元年明
喪柩歸于京師陪葬昭陵有二子南州別駕零陵王俊
黎國公傑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封傑子胄為嗣曹王
胄叔父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為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
員亂遂停封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沒于賊又封胄為王

銀青光禄大夫右武衛將軍卒子戢嗣左衛率府中郎將卒子臯嗣臯自有傳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為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為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武后斲喪王室潛移龜鼎越王貞父子痛憤義不圖全毁室之悲鴟鴞之詩傷矣比齊祐之妄作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磐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沖譔憤

發視死如生承乾齊祐愚弟庸凡



舊唐書卷七十六

舊唐書卷七十六考證

吴王恪傳封仁為鬱林縣侯○新書縣男歷岳州别駕爵郡公

越王貞傳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新書豫州刺史

垂拱三年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云○本紀在四年當從紀

舊唐書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八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沈一諤

舊唐書卷七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二十七

韋挺子待價　楊纂族子弘禮弘武　弘武子元亨元禧

劉德威子審禮　審禮孫易從　審禮從弟延嗣　閻立德弟立本

柳亨族子範　範兄子奭　亨孫渙澤　崔義玄子神慶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沖子也少與隱太子相

善及高祖平京城引為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宮臣罕與為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宮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宮臣潛搆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搆逆伏誅辭涉東宮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巂及太宗在東宮徵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轉黄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宗以挺女為齊王祐妃常與房玄齡王珪魏徵戴胄等

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勲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泰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

倫不忍更置卿於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為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為營州總管有經畧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以北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為此使但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為副使任

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百人官馬二百匹為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太宗親解貂裘及中廐馬二匹賜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兵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

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令言二十年運漕甚
無謂也乃遣繁畤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
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即
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
通達平夷之區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𡨚乖至公陛下
明年出師以臣度之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
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
陽依議除名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牟城詔挺統

兵士鎮蓋牟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鄰接日夜戰鬬鼓譟之聲不絶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與術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以敘所懷會常以他事被拘自縊而死索其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蹙兼有歎悵之辭太宗以挺怨望謫為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初為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真水高麗掩

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畧東
藩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
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後
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為邉患高宗以沛王賢為凉
州大都督以待價為司馬俄又遷肅州刺史頻有守禦
之功徵拜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
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凉州都督兼知鎮守
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

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為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待價素無藻鑑之才自武職而起居選部既銓綜無敘甚為當時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復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禦突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既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每降優制不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梃潤州刺史明年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

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寘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糧餽又不支給乃旋師亐月頓於高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温古以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尋卒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時人以為稱職尋又兼知吏部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安石別有傳

楊纂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温州刺史纂畧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邪顔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坐楊玄感近屬除名乃家于蒲城義軍渡河于長春宮謁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為考功郎中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為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為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温彦博以纂過悮罪不至死

固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八年副特進蕭瑀為河南道廵察大使與瑀情有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尋拜尚書左丞纂既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為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為時論所譏後歷太常少卿雍州別駕加銀青光禄大夫復為尚書左丞遷太僕卿檢校雍州別駕遷戸部尚書永徽初卒贈幽州都督謚曰敬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岐州刺史

族子弘禮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為萬年令與素子玄感不協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為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為留守所殺弘禮等遂免從坐高祖受禪以楊素隋代有勳業詔弘禮襲封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仍為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三遷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

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相並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弘禮在行在所掌知機務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丘道副大總管諸道軍將咸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駁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弘禮頗忤大

臣之吉由是出為涇州刺史永徽初論崑丘之功改授勝州都督尋遷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弟弘武弘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為吏部郎中孝敬初為皇太子精擇寮寀以弘武為中舍人麟德中將有事於東岳弘武自荆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從駕還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由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弘武同宗又稱薦之俄遷西臺侍郎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

等同東西臺三品及在政事頗以清簡見稱總章元年卒于官贈汴州刺史謚曰恭子元亨則天時為司府少卿元禧尚舍奉御元禧頗有塈術為則天所任嘗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唯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躍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寔此之由

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捍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任京官及侍衛於是左貶元亨為睦州刺史元禧為資州長史元禧弟緱氏令元禕為梓州司馬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元亨至齊州刺

史元禧台州刺史元禘宣州刺史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貌魁偉頗以幹畧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禄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手斬賊帥李青珪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兵令於懷州鎮守武德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款高祖嘉之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詔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

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留威總知留府事元吉
纔出武周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率
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髙祖親勞問之無
陳賊中虚實及晉絳諸部利害髙祖皆嘉納之改封彭
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有功
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歴大
理太僕二卿加金紫光禄大夫俄出為綿州刺史以廉
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十

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
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寛則寛好
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
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
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
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尚書兼檢校
雍州别駕十七年馳驛往濟州推齊王祐還至濮州聞
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濟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便

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畧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為遂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物寛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子審禮襲爵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

中歴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洒地行路稱之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歿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寮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于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禄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飢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稍遷工部

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二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為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玄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為賊所執永隆二年卒于蕃中贈工部尚書謚曰僖延景官至陜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審禮子易從歷位岐州司兵參軍審禮之没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枢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為朝野之所嗟賞後歷

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坐為徐敬貞所誣搆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競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為長史祈福州人從之者十餘萬其為人所愛如此易從子昇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為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率衆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業執延嗣邀之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茍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一身

之故為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為幸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温救之獲免乃囚之于江都獄俄而賊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叙功遷為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閻立德雍州萬年人隋殿内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歷遷將作少匠

封大安縣男髙祖崩立德以營山陵功擢為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觧職俄起為博州刺史十三年復為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髙麗及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填道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悅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俄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為公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子玄遂官至司農少卿玄遂子知

徴聖歴初歴位右豹韜衛將軍時突厥黙啜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庭黙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遂拘之别所與知微率衆自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知微經歳餘自突厥所還則天以其隨賊入寇令百官臠割然後斬之并夷其三族立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賜爵博陵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

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詔坐者為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立本為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

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舊名改為中書令四年卒

柳亨蒲州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太常少卿新城縣公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李密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孫也三遷左衛

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為邛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葬遇太宗遊於南山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誨奬拜銀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為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絶賔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久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宫檢校岐州刺史永

徽六年卒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敬亨族子範貞
觀中為侍御史時吴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
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
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
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
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
範高宗時歴位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亨兄子
奭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入蕃迎喪柩

哀號踰禮深為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為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為皇后奭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為中書令仍監修國史俄而后漸見疏忌奭憂懼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轉為吏部尚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為許敬宗李義府所構云奭潛通宮掖謀行鴆毒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没其家奭既死非其罪甚為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

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亨孫渙為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讒搆雖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沒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冀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自臨寓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窆尚隔故鄉後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

葬鄉里其曽孫無忝放歸本貫䟽奏勑令㝠歸葬官造靈轝遞還無忝後歴位潭州都督渙弟澤景雲中為右率府鎧曹叅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為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為之言有勑總令復舊職澤上䟽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樸志懐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闗心夢寐懐憤每願殉身

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以來羣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闤闠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冐進天下為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為烱誡者也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於亂

誰能救之秖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之頃日已來又令叙之將謂為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為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常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銷小人道長為邪者獲利為正者銜冤奈何導

人以為非勸人以為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止姦邪今海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致逺積小為大累微起髙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尚醫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

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為子求郎
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憸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
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
者罰之臣雖未覩聖朝之妄罰已覩聖朝之妄賞矣書
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臣恐近習
之人為其先容有謗於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雖
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
門鑒誡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詢

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閒焉日新之德天鑒不遠澤後參選會有勑令選人上書陳事將加收擢澤又上書曰頃者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令尨眉鮐背懽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蹈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

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修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

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
暴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
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禄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
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
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
無速之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忤願恕之
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
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

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啟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令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倖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為愈忌書

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時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

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勤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常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

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書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狥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僣驕怠者削其禄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以勗其非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

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啟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睿宗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累遷太子右庶子出為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郎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

玄見羣鼠渡洛又稍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時黄君漢守據柏崖義玄往説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玄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内義玄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

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王並委任之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軍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嘗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皆兇懼司功參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起兵仗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玄以為然因命玄籍為先鋒

義玄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閒諜二十餘人夜有流星墜賊營義玄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及碩真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兼採衆家皆為釋解傍引證據各有條疏至是高宗令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論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

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
玄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為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
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大都
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戸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為司賓卿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相月餘為酷吏所陷減死配流
後漸録用中宗初為大理卿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
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稱
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勲

甚賞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為按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富偽作改錢文勅文書下州穀麥踊貴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為不便則天下制褒賞之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為便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状以示之神慶據状

中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緣坐貶授歙州司馬長安
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
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時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
太子合預朝參先降勅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
所以佩龜者比為别勅徵召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
應命况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
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昨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
參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勅處分今人禀淳化内外同

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況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為誡慎以臣愚見太子既與陛下異宮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望降墨勑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讀俄歴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常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寛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縁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

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毎歳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閒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為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門挺特才傲物固虧長者之風賔王報之以不仁難與議乎君子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

惡盖以一為凶德則羣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正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為也德威奏議練刑名之要俾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為世範卒與禍會悲夫二閻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誡宜然柳氏世稱謇諤奭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玄附麗武后神慶寛縱穢臣奕世纎邪以至傾敗宜哉

賛曰辛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殞落閻以藝

辱劉以孝僁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舊唐書卷七十七

舊唐書卷七十七考證

常𢗅子待價傳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沈炳震曰按新書本紀寅識迦河之敗在永昌元年五月吐蕃雖處極西無五月中天寒凍雪之理恐於情事不合

柳亨傳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敬○新書謚恭

史臣總論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邪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

不無為也○臣德潛按弘禮弘武本傳皆守正之士弘武子元亨等緣忤張易之兄弟誣以楊素之後俱遭斥逐禁錮玩文義邪士應是正士之譌言守正如弘禮弘武猶以祖宗之不善累之也今改正

舊唐書卷七十七考證